

續傳燈錄卷第十五

濟四

承天敏禪師

勝業子瓊禪師

佛迹道昱禪師

鷺湖聰禪師

章江元禪師

精翠霞菴主

與國領禪師

潘清一居士

黃龍南禪師法嗣

上士

乙巳

洪州黃龍晦堂寶覺祖心禪師

南雄始興人

生於鄒氏少爲畜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

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

惠金明年試經業而師獨獻詩得別號號住

受業院不奉戒律一旦棄之入叢林謁雲峰

恍禪師苗止三年苦其孤硬告恍將去恍云

必住依黃蘗南公師至黃蘗四年知有而機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龍慈南禪師法嗣上二十四人

黃龍祖心禪師

泐潭克文禪師

仰山行惟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黃蘗惟勝禪師

大鴻懷秀禪師

百丈元肅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

太平瑞禪師

雪竇行緣禪師

大羅智高禪師

不覺昇眸而上雲峯會悅沒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禪師如何是多福一葉竹多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多福云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蘖方展坐具南笑云予入吾室矣師亦跨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未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云若不令汝如此究竟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育吾昂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來雲門語句南云知是逢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什麼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綻八橫天回地轉哉南宵之已而往謁翠岩

江轉運判官夏侯公立雅慧禪學見楊傑次公而嘆曰吾至江西恨不識南公次公云有心上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見師劇談神思傾豁至論聲論會萬物參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卓下師以杖擊之曰狗有情即去香

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安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自己哉又嘗與僧論維摩三萬二千師子寶座蓋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来自有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何從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緣欲念不湏彈指已開偈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其指法親切方便妙密多類此南入滅師維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糊事調居而學者益

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鴻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喝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問所以不赴長沙之意師曰顧見謝公不顧領大鴻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五伯追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師至長沙師直頤受法要師爲舉其綱略曰三乘十二分_{濟口}_三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旣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反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己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兔毛毛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又答韓侍郎宗古問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以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賤爲子也從上以來

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于途拂迹迹生可謂將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法既無更歇教誰盡耶師游京師駙馬都尉王公詵盡禮迎之菴于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游廬山彭器資守九江師見之器資從容問師人命臨終時有旨決乎師曰有之云願聞其說師曰待器資死即道器資起立增敬云此事湏是和尚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咫尺不往嘗有偈曰

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 僧生涯三事衲故舊
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
齊四不是嶺南能可以想見師人物品格焉師既臘高復移菴深入棲絕學者又二十餘年嘗於南公閱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然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

流水空徘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
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策林傳之以爲克肖南公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語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示寂閑世七十有六坐五十五夏賜號寶覺葬于南公塔之東號雙塔

洪州泐潭真淨克文禪師出於陝府閹鄉鄭氏鄭世族多名公卿師生而桀異幼孤事後母至孝而失愛母歿因屏之父悲之使游學四方至復州北塔聞者宿廣公說法感泣裂錘振而師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五試所習剃髮受具足戒學經論無不臻妙

洛京洛講席因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翻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盡其妙然非活者於是棄去曰吾將南游觀道焉治平二年坐夏於大澗夜聞僧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雲門云清波無透路豁然有省時而

禪師在黃蘖師往達焉適真覺惟勝爲首坐
南一日舉古德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話
令衆下語勝云猛虎當路坐南喜之遂退院
令住而居于橫翠菴師三到菴語不契乃曰
此老只是箇修行僧不會我說話遂去見翠
巖順禪師順知見甚高而詰話好葛藤諸方

清四

五

號順婆婆是也問師近離甚處師曰黃蘖云
菴頭老子安樂否師曰安樂云甚處人事師
曰閑西云說話却不似閑西人師曰幼曾游
學云甚處爲僧師曰從北塔廣和尚落髮廣
與秀同參雙泉郁順笑云頃與訥祖印參此
二老不會渠語話及我如今參得些子禪

要見他却已遷化了又問新黃蘖住得如何
師曰甚好順云渠只下得一轉語好遂住黃
蘖禪即未夢見在師因此大悟臨濟宗旨頗
見南用處遂作數頌寄之南大稱賞因回參
禮南問從什麼處來對曰翠巖南云恰值老
僧不在進曰未審向什麼處去南云天台普
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
南云脚下鞋何處得來曰廬山七伯錢唱得
南云何曾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駭
異之于時洪英首座與師齊名英乃邵武人
也衆中號英邵武文閑西久之辭去後寓止
翠巖順禪師會下順云子種性過往而契悟

廣大臨濟將仆子力能支之厚自愛南住黃龍師後往焉南云適令侍者捲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云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云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又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聲云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大笑自是門下號佛異雖博學多聞者見之無不擊縮南入滅遊衡嶽還首衆於仰山熙寧五年至高安大守錢公弋先候見之師復謁有款逸出屏間師方趣逆之少避錢公嘲云禪者固能教誨蛇虎乃畏狗乎師曰易伏隈岩虎難降護宅龍錢

公嘆云名_{不可}遂挽今住洞山繼住壽聖初於洞山開堂示衆曰問詰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乃每下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即且止印在什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付若不見即我自取遂收足乃喝一喝曰兵隨印轉_六遂符行佛手驟脚生綠老好痛與三十棒而新長老說汝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

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悉皆成佛。今日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什麼以拂子畫一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又示衆曰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

汝等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汝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擬睡也把鼻索一掣只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且識得

自己也得又曰洞山門下要行使行要些便坐鉢盂裏痢屎淨掩中吐唾執法筒行如牛拽磨後曰頭陀石被莓苔裹擗華峯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衆遞喫茶有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嘅之有師曰我笑汝隨語生解僧云偶然失

濟四

七

利師遂高聲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果然果然乃曰洞山門下八凹九凸交加屈曲崎嶇嶮峻崎嶇峻崎嶇峻水雲掩映烟嵐重疊一道直路觀者遊者十人九人舉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麼喝一喝曰且道路頭在什麼處又

曰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古人
只解殺人不解活人何不道佛法二字一一
現成諸仁者欲知佛麼只諸人是欲知法麼
只諸人日用者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不是
也大奇殺也活也一處不通兩處失功過途
成滯一日上堂問答眾乃曰還有問話麼
良久曰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驥撲還撫膝曰

直得湧涌岌岌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

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見磨若這裏見得
釋迦拱手彌勒攬眉文殊普賢與伊作持者
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
阿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什麼意我笑昔

日雲門臨濟德山岩頭螢火之光蚊蚋之解
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一句
一人道黃蘖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妙尊
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
吾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
這一棒掠虛漢搃只一期於無佛處稱尊若

是如今喚來一時與伊生按過自餘之輩放
過即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峰云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拈拄
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只如乾峯恁麼曾夢見
也未若是老僧即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
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劈脊便捧却問伊

路頭在什麼處待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雲
門折脚老比丘不介細素不辨正邪拈扇子
云蹲耽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單孔東海裡
魚打一捧雨似盆領似這般和合水潭龜
帰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邇阿呵呵樂
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是事

濟
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瞌睡好又
解夏示衆曰有問詰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
曰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
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
壅有決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當
有罰佛法住世有類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

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世界是聖是凡若草
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時結
舉拂子曰搥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唱曰解
也七月十五日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
拂子右邊敲一下曰從這裏一處解舉拂子
曰搥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唱曰祇如四月

十五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
舉拂子曰搥在拂子頭上還見麼又唱曰諸
高德此三唱中有一唱是金剛王寶劍有一
唱是踞地師子有一唱是探竿影草若人一
一辨得始見晦濟大師道出常情黃蘖枝掌
大愚遭縛雖相去三二百年許故親為嫡子

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斷諸祖推邪頤正扶宗立教整頓顏紹繼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者裏須是燦迦羅眼向未局已前萬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師住持凡十有二年猷繁劇謝事東

清四七

游三吳至金陵時王荊公方退閑居定林聞師來出迎迓見喜甚劇談終日公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頃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俱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

主峯以證為具謂譯者之說何如師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云亦不滅受蘊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主峯之言非是荊公大悅稱賞者累日施其第為寶易坊延師為開山第一祖陸座曰

大眾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大眾成佛時萬法緣乃今際會大丞相荊國公及判府左丞施宅捨園林為佛刹請山僧闡揚祖意諸人還會麼直指大眾即心見性成佛大眾信得及麼若自信得及即知自性本來成佛縱有未信亦當成佛但為迷來日久乍爾聞說誠難

求信且如古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並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末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偏多弃本逐末背正授邪但認古人言句爲禪爲道有甚干涉直饒達磨西來亦無禪可說祇要大眾自證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况神通變化衆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蓋根本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珍寶都是虛妄不免生死流轉大衆今日二相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地衆生生死流轉之苦顯露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來神通大光明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

即今聖賢大衆言多則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衆中莫有明眼者麼今時佛法混濛要分邪正使大家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有麼良久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荆公大悅以師道行奏聞詔賜真淨禪師未幾歇繁閣還高安菴于九峯之下名清十
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六年而復出住歸宗又二年張天覺由左司謫金陵酒官起帥南昌過廬山見師康強盡禮致之以居泐潭僧退居雲菴以崇寧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盡出平生玩好道具件件覘之散諸門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跏趺衆請說法師

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大風既雜散
臨行休更說言卒而逝又七日間維五色成
蹊白光上騰烟之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
人皆得之分建塔于泐潭寶蓮峯之下洞山
留雲洞之北

洪州泐潭洪英禪師姓陳氏邵武軍人幼警

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愛之使爲書生習進
士師不食自誓懃求出家及成大僧即行訪
道東游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辭去登
雲居春岩堅勝絕爲終焉之計閱華嚴十明
論至爲真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
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

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真
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
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頑以此法紹隆佛
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既而曰有積翠老子
在即日往黃蘖謂南禪師夜話達旦南惟加
敬而未許入室師往往呈語南惟默然一日
有四

因取經函忽失手而墜戛然有聲遂頓悟徑
造方丈陳其所解南曰汝乃吾家英雄具正
眼者善自護持時會下龍象雜遝而師議論
英發常傾四坐聲名藉甚乃游西山遇南昌
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言龍潭見天皇時節
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居士舉孔子曰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天皇云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問訊我起手何嘗不爲汝師以爲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風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正相類何也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益來吾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什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辨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五色圖盡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點坐只拈布毛吹之持者便悟去學者乃云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

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耶九峯故人問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不得已云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云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乃卜度云刹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此教乘自是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病眼人求醫治之醫者乃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床而起云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矣雙嶺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爲之一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着鼻道吾菴詣得腰褪玄沙開書是白紙於是

順嘆服以爲名下無處士有同菴在石門分
座接納師作偈寄之曰萬般爐中鐵蒺藜直
須高價勿饒伊橫來堅去呵呵笑一任旁人
鼓是非熙寧元年首衆于廬山圓通寺學者
歸之如南公明年春南閩寂十月師徇四衆
之請遂開法于石門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
清四

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僧云當軒布鼓師親
擊百尺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信這活計
僧擬議師曰不即留漢僧禮拜起便垂下袈
裟角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曰喜得狼烟息弓
彌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角云重整衣甲時
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

師曰驚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
禮拜師曰將謂杖燕破趙之才元来只是販
私盜賊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眉分八字眼似
流星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齊一
條痕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呵呵大笑
僧禮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

右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左
邊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師以拂子畫一畫
曰三十年來未曾逢漏印子孫今日却遇着
箇踏土墮漢還更有問話者麼良久無問師
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太來於道轉
遠何故況爲此事直曉棒頭薦得不是丈夫

唱下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
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
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
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
清四涅槃妙心付囉摩訶大迦葉迦葉又付阿難
洎商那和修總多大士諸祖相繼至于達磨
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
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
頭認影奔逐在途致使伶俜流浪生死禪德
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向自己脚跟下機剝究竟
竟將來可謂洞門詔開棲鷗重十方普現海
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

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
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爲掩耳而歸
笑破它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
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
數株松又一日陞堂僧問黃龍一曲師親唱
佛手驟腳略借觀師曰老僧打退鼓僧禮拜
師曰龍頭蛇尾又問臨濟裁松即不問百丈開
田事若何師曰深着鉏頭僧云古人指在師
曰更添鋤頭僧禮拜師擊棹床一下乃顧視
大眾曰青山重疊綠水響翻遠拈拄杖曰
未到懸崖處擡頭仔細看卓拄杖而起又曰
寶峯高峻人罕到岩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

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
且道山僧拄杖子長多少迷拈起曰長者隨
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又上堂良久顧視
大衆曰石門鐵嶺鐵闕牢鑿自重重万仞高
無角牛
衝得破毘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
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着
問迄今猶作野盤僧下座師住未菴年六月
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即謂衆曰領衆不肅正
坐無德吾有媿黃龍呼維那鳴鍾衆集叙行
脚始末曰吾戒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
死生
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閱世五十有九坐
四十三夏門弟子奉師遺誠茶毗以靈骨入

塔別收舍利供養

袁州仰山行儂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
受具聽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游方卓扣祖
意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
喝出三擬跨門頓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
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藏

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現
前作麼生參上堂歟見麼閉眼則普觀十方
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
清四
模樣麼久參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
模樣莫抵管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
見與死人何別直饒丹青處士筆頭上蓋出

青山綠水夾竹桃花抵是相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抵是相似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十半以拂子擊禪床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觀山僧下觀觀箇甚麼下觀覩箇甚麼良久曰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貌斑斑駭礙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闇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千寺之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開禪師福州卓氏子母憂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戲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參後謁黃龍於黃蘖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濟口龍喝曰許多時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十五龍喝曰許多時

驕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較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辨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它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喫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龍龍鬆躁兩人共一挽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按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
乍首座師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凍火爐那箇

是黑凍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喫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挂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趣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與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喫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

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迦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着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

濟四十六

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渴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詔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

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琳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間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許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

六初蘓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寤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我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畧曰稽首三界尊間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

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具飽
參卽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
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加昌曰丈中
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仰展拜昌使
濟四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合寸陰及
謁黃龍於淸翠始盡所達後首衆石霜遂問
法道吾從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
木今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
云金風颯颯扣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
陝府出鐵牛上堂緊韁離水靴踏破湖湘月
手把铁羨檠打碎龍虎亢翻身倒上樹始見
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湘勒上堂昨日

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駒
驅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
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
摘茶去州曰閉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
後龍鱗面前驟脚蹶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彌
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
雖然先德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
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
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
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戒心
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祝日已夕矣侍僧
通偈師叟歎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

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
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卽當廁段
一拳死心口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
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
住開福得計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
中化作灰堆衣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福州玄沙合文明慈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瑞州黃蘖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
聚時偶以扇勒窓搖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
俱擊鼓十處一時間因大悟自本講講令參
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邊選黃

案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鍾樓上念讚床脚下
種菜若人道得乃往往持師出各曰猛虎當
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
堂臨濟喝德山棒畱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
雪峰述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蘖卽不然
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輶述前面是

濟門

十八

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
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它求
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寥寥
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曠光森森流
四海曹谿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驛圖如
市直饒這裏鷹仔個個分明未足衲僧活計

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毛
隊裏放火奪糧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震
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荆棘生

洪州百丈元肅禪師上堂僧問祖意西來誰
家嫡嗣師曰面南觀北斗僧云黃龍密印親
傳得百丈今朝一派流曰聽事不真喚鐘作
鈸僧云人天有類師曰七穿八穴問祖意西
來願垂開示師曰泥牛吞巨浪僧云中下之
機如何體究師曰木馬蹠紅塵僧云恁麼則
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曰上上加泥乃曰文
殊在諸人眼睫上放光普賢在脚眼下走過
比道觀音大士在什麼處行履夜間風水響

日聽嶺猿啼又謂衆曰春去秋來始復終花
開花落幾時窮唯餘林下探玄者了得無常
性自通復曰亘古蓮今包天括地豈去來之
所易何新舊之能遷領梅發泄岸柳含烟榮
衰互換前後文參諸禪者會麼法爾非爾不
然而然又曰動則應用無窮靜則虛明寒廓
動靜無二物我如如出家人到這裏阿誰無
分雖然如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潭州大愚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
鴻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
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
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

鞭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
心
抵如今若不會若況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
乍此乍彼若爲酬答沙岸蘆花青黃交雜
者何依良久曰劄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卷十六

十六